

废墟中窥见“奇迹”

以弗所，恍如隔世

眼前是一片荒郊野地，废弃的石块散落在杂草丛生的土地上，一根孤零零的石柱兀立其间。石柱由十多截断裂的柱体拼接而成，这就是昔日伟大宫殿的唯一留存。

文 | 韩葵 图 | 视觉中国、dreamstime

阔华美的大理石道路，由东向西延伸，直抵海天一色、货船云集的港口；路旁商铺林立，街上人来人往；客商们装束各异，口音繁杂……这一刻，我忽然间懂了，来以弗所（土耳其伊兹密尔市东南爱琴海岸塞尔柱村附近），不需要带上太多的想象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穿越到2000年前。

以弗所，我们来晚了

这座城市形成于公元前7世纪，通常被认为与来自雅典地区的伊奥尼亚人有关。如今海港大道依然宽阔，却早已空空荡荡，只剩下光滑的大理石路面和路旁乳白色的石柱和残缺不

全的石墩。

正对港湾的道路东端是古罗马剧场，围成半圆的几十层阶梯依山势铺开，气势磅礴。大剧场建于公元125年，可容纳2.5万名观众。远处的台阶上，几名工人正在劳作，机器震动的声响在空旷的遗址上方回荡着。近处一支半截的立柱上，坐着一只猫，眯着眼睛，神情淡然，与世无争。一条黄狗朝我们走过来，跟了几步，又兴味索然地转身离开了。正应和了以弗所体验馆的开场白：“你们来晚了！如今，这里是猫狗的栖息之所”。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进入以弗所，他去世后，以弗所

结构布局：采用典型的罗马剧场形制，分为3部分。

观众席：依山势而建，分为下层贵族区、中层平民区和上层妇女区，共 66 排座位。

舞台区：原有华丽的大理石立面，装饰着立柱、雕像和浮雕，现仅存部分残迹。

乐池：位于观众席与舞台之间的平台，最初供合唱队使用，后成为角斗士表演区域。

由他的部下列西马科斯统治。由于凯斯特河淤塞，旧港口难以使用，利西马科斯强迫人们迁移到2公里以外，在如今遗址的这片区域，建设新的定居点和港口。他还将另外2座城市的居民迁至此地，并用第二任妻子的名字为城市命名——阿尔西诺伊。利西马科斯死后，人们将这里改回了旧称以弗所。

此后，以弗所曾先后落入塞琉古帝国、托勒密王国、帕加马王国之手。公元前133年，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三世去世，王国被遗赠给罗马，经历了4年的动荡之后，反对者被镇压，以弗所正式成为罗马共和国的属地。公元前27年，屋大维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尊号，这是罗马帝国的开端，也意味着以弗所进入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奥古斯都将以弗所定为亚细亚行省的首府，推动这座城市进入全盛时期。

以弗所大剧场和
阿卡迪亚大道



以弗所大剧场



以弗所位置图





16根科林斯式石柱并非纯装饰，而是承重与遮阳的综合设计。



塞尔苏斯图书馆

塞尔苏斯图书馆

从体验馆出来，我们进入了集市广场，广场始建于希腊化时期，罗马帝国时扩建，用于货物交易和奴隶买卖，也举行集会和诉讼。我注意到一段石墙上的铭文：以弗所人感谢市场管理员尤图克斯，他遏制了面包价格上涨。2000年前居然有过这样一个人，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件在历史长河中很容易被淹没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记录，被留存，被看见。

沿着广场步道向南，穿过宏伟的门楼，就是著名的赛尔苏斯图书馆。门楼为3座拱形结构的建筑，上面的铭文充满了对屋大维的敬意。捐建者是2个人，马泽乌斯和米特里达梯，他们原本是奴隶，屋大维给予他们自由之身，并派他们到以弗所任职。

塞尔苏斯图书馆的修建始于公元110年，25年之后完工，白色大理石正立面精美华丽，建筑由上下各8根石柱支撑，4座女性雕像和3道门洞依次排列，雕像分别寓意着“智慧”“勇毅”“知识”和“思考”。我从中间最高的主入口穿过立面墙，进入一方天井般的空间，就在这方空间里，曾经有华丽的屋顶，曾经藏书1.2万卷。

图书馆在罗马帝国时期颇为流行。以弗所人塞尔苏斯曾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军事将领和政治家，他在家乡广受敬重。他为自己修造地下陵墓，而地上的部分，则规划了一座既可惠及市民又可流芳后世的公共图书馆。

千百年前的“高端”设施

从塞尔苏斯图书馆通往赫拉克利斯之门的道路，就是以弗所的城市主轴线——库瑞忒斯大街。与库瑞忒斯大街相交的大理石路

也在维护之中，进不去，也就没有看到那块传说中“世界最早的妓院广告牌”。那是大理石路上的一块路面石，上面刻着一颗心、一个戴冠女子头像、一只脚印和一只钱袋，几个图案被后人搞了一番故事连连看，编织出完整的逻辑链条，绘声绘色，街角处的房屋就这样被指认成了“欢愉之屋”，但史学界从来没有证实过。

继续向前，路边依旧是散落的砖石和残壁，转入其中，忽然看到了废墟中少有的形态，一片完整的遗迹——一排带圆孔的石座，整整齐齐地沿着围墙排列开来。同时走进来的游客笑着点点头，低声私语，我也立刻明白了，我甚至相信每个人眼前都正在浮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人们排排而坐，各自忙着内急，同时不忘侃侃而谈。这里是当年的公共厕所，建在一条沟渠之上，便于排污，下沉式水池用于收集雨水。说来也巧，天上正好飘下了雨丝。收集的雨水可以用来清洁，还有助于夏季降温，冬天，这段沟渠则引入了浴场的水加热。如此完备的设施，建造于公元1世纪，远远超过了我儿时的生活条件。

给公厕供暖的斯科拉斯蒂卡浴场就在斜对面，那里不仅有冷水池、温水池、热水池等沐浴设施，还配有阅览室、娱乐室，同时提供按摩服务，甚至可供过夜，据估计，可同时接待上千名顾客。现代社会的洗浴中心也不过如此。

雨势渐大，我们赶紧避进有玻璃棚保护的“阶梯房屋”，所谓“阶梯”，指的是随山势起伏而建的联排别墅。这片遗迹保存极好，多数房屋保留着地基和墙垣，有些还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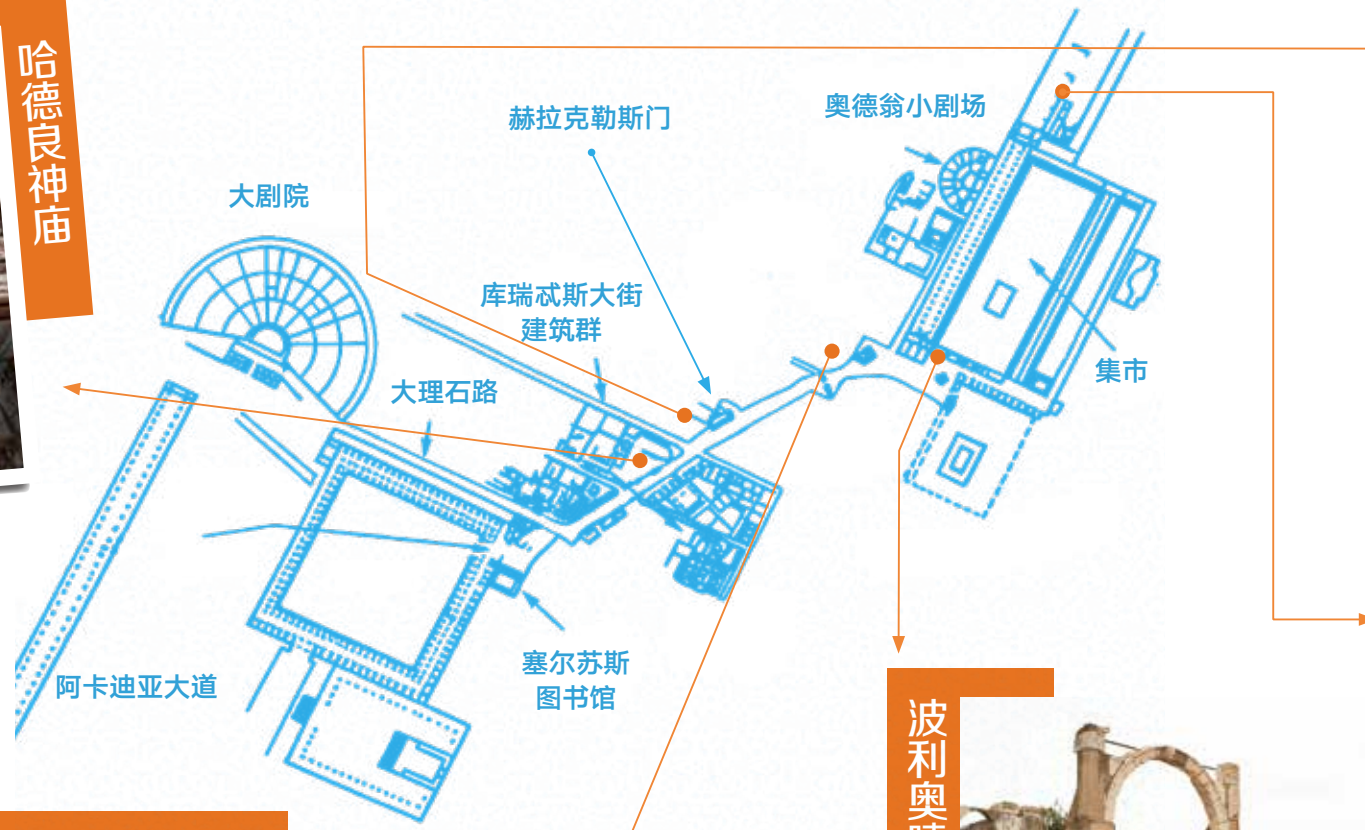
哈德良神庙

辨认出门厅、起居室、卧室、厨房和卫生间，马赛克壁画和地砖图案也依然可见，这是当年的富人住宅区。

继续向高处走，路东便是著名的哈德良神庙，神庙前立着4个方柱形石墩，4根柯林斯石柱（古典建筑的一种柱式，与多立克、爱奥尼并称三大古典柱式）支撑着中间带圆拱的门廊。梁线和圆拱轮廓线布满精美的雕刻，圆拱正中是女神堤喀的头像，她头戴城垣冠，面容圆润，发长及肩。门廊背后的大门上方，有一幅半圆形浮雕，身姿丰腴的美杜莎双臂张开，周围环绕着茛苕叶花纹。这座神庙建于公元2世纪，是为了纪念哈德良皇帝到访。建筑规模和雕刻细节充满浓厚的希腊风格，回应着哈德良皇帝对希腊文化的偏爱。

继续向南，穿过两根带浮雕的巨型石柱——赫拉克勒斯之门，也就进入了以弗所的上城区，这里曾是城市的权力中心，包括市政厅、议事会场、神庙等。

虽然是行政区，生活气息却依然浓厚。波利奥喷泉是为纪念引水渠建造者波利奥而建，这座伟大的引水工程在公元初年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免费供水，而最



梅米乌斯纪念碑



图拉真喷泉



瓦里乌斯浴场



波利奥喷泉

远的水源来自42公里以外。上城区的集市的规模比下城区的集市更大，集市东北角建有瓦里乌斯浴场，浴场配备了地暖系统，集市西北相邻的多米提安广场，曾经也是一片繁华的商业区域。

梅米马斯纪念碑是一座胜利纪念碑，但胜利背后，却是一段残酷的历史。公元前1世纪，东部的本都王国一度征服了罗马在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下令各地屠杀所有罗马公民。这场屠杀发生于公元前88年，被史学家称为“亚细亚晚祷”，也有人称之为“以弗所晚祷”。2年后，罗马击败本都王

国，以弗所回归罗马。

最后一根石柱

阿耳忒弥斯神庙在以弗所遗址园区2公里以外，虽然知道这里连废墟都没有了，还是想亲自去看看。真正来到这里，眼前的确就是一片荒郊野地，废弃的石块散落在杂草丛生的土地上，一根孤零零的石柱兀立其间，石柱由十多截断裂的柱体拼接而成，这就是昔日伟大宫殿的唯一留存。

据考古学家证实，公元前7世纪，一场洪水摧毁了最早的神庙。约公元前550年，来

阿尔忒弥斯神庙遗址



自希腊克里特岛的建筑师父子克尔西弗隆和梅塔戈涅斯完成了新神庙的设计建造，在长约112米、宽约57米的基座上，100多根18米高的爱奥尼式石柱环绕支撑。神庙建成之后，各地的王公、商人和游客纷至沓来，或参观朝拜，或寻求庇护。

公元前356年，一名极端主义者赫罗斯特拉图斯纵火烧毁了神庙，他的动机据说是为了青史留名。以弗所人判处肇事者死刑，并颁布“遗忘法”，禁止任何人提及他的名字。然而，这个名字还是被历史记录了下来，并由此衍生出“赫罗斯特拉图斯综合征”，一种为臭名昭著，不惜实施极端暴力或破坏性犯罪行为的心理现象。

过了33年，以弗所人开始重建阿耳忒弥斯神庙，这座神庙比以往更加宏伟。生活于约公元前2世纪中

圣母之家



圣母之家祈祷墙上密密匝匝扎满了布条



叶的旅行诗人西顿的安提帕特（Antipater of Sidon）在诗中写道：当我看到阿耳忒弥斯那座直入云霄的神圣殿宇时，其余一切奇迹尽皆黯然失色。安提帕特在一首诗中赞美了7座伟大的建筑，被视为“世界七大奇迹”说法的早期重要文本之一。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以弗所处在宗教宽容、多元崇拜并存的状态之中，基督教合法化之后，这种平衡逐渐被打破。直到罗马帝国晚期，随着对异教徒迫害加剧，最终神庙关闭，阿耳忒弥斯的名字也渐渐不被提起。建筑废弃之后，石料也被拆走了。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如今只剩下眼前的零星碎片。

大自然收回了馈赠

从以弗所遗址南门继续南行，不远处的路边矗立着一座头戴花冠的圣母像，再往前走就进山了。与地中海沿岸常见的略显干涸的地貌不同，这里植被茂密，绿荫掩映，充满了静修之所的清幽气息。经过几公里的山路，我们看到了悬挂着的圣母标志，地上有一片废弃的洗礼池，路边塑造了耶稣降生马槽的场景，祈祷墙上密密匝匝扎满了布条。

圣母之家是一栋结实厚重的砖石房子，规模不大，室内供奉着圣母像。传说圣母玛利亚晚年由圣约翰陪伴，在以弗所生活，并在此去世升天。圣约翰也在此去世。公元6世纪，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修建了圣约翰大教堂，地点就在传说圣约翰被埋葬的地方。正当我们在废墟中寻找圣约翰之墓的时候，耳边传来远处清真寺的宣礼声，悠长而婉转……

罗马帝国之后的千余年里，以弗所先后归属拜占庭帝国、塞尔柱政权、奥斯曼帝国，其间有过阶段性的繁荣，也经历过冲突中的挫折，而大自然似乎在缓缓收回曾经的馈赠：凯斯特河持续淤塞，海岸线退到数公里之外，港口的码头无法继续使用，也难以重建……以弗所失去了最重要的优势资源。15世纪，一座古典城市已经被废弃。

结语

塞尔柱小镇是探访以弗所的门户之地，小镇的标牌把以弗所冠在镇名之前——“EFESSELÇUK”（以弗所塞尔柱）。大概是冬季的缘故，商业街上没多少人。一位中年人，见我们盯着路边的橘子树，特意跑过来把几个橘子塞到我们手里。茶馆里的人们专注地盯着手里的拉米牌，街口的肉串摊还没开张，猫咪在餐馆的露天座位上打着盹儿……此时，宣礼声再次响起，以弗所恍如隔世。■

（责编：昭阳）